

# 安大简《邦风·秦风·车邻》解析

子居

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20/08/14/1049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20年8月14日

关于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所收《车邻》篇，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：“简本《车邻》三章，一章四句，二章六句，与《毛诗》同。简本第二章为《毛诗》第三章，第三章为《毛诗》第二章。”<sup>1</sup>对于此篇，毛传言：“《车邻》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。”后世学人又另有秦襄公时或秦穆公时诗篇说，而据诗中所用词汇来看，笔者认为，《车邻》篇当成文于春秋前期。再对照《易林》所记齐诗说和《秦公及王姬钟》内容，则《车邻》篇很可能当是秦武公夫人王姬所作的诗篇。

## 【宽式释文】

[有车邻邻]，有马白颠。未见君子，寺人是命。

阪有桑，隰有杨。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簧。今者不乐，逝者其忘。

阪有漆，隰有栗。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。今者不乐，逝者其实。

## 【释文解析】

---

<sup>1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99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〔有車鄰鄰〕，又(有)馬白𩇑(顛)〔一〕。未見君子，寺人是命〔二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一〕：“此简上段残断，内容已缺失，与《毛诗》对照，当有「有车邻邻」四字，今据补。又马白𩇑：《毛诗》作「有马白颠」。「𩇑」，与《清华叁·良臣》简三「颠」形近，从「白」，「真」声，为「颠倒」之「颠」的异体。”<sup>2</sup>“百”、“白”同为幽部字，且书在下部时字形也相似，故从真从白的“𩇑”可能是将“颠”字的“百”符替换为“白”符而形成的异体字，也可能是“百”符讹书为“白”形而形成的异体字。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未见“颠”字，故此字很可能是春秋时期出现的，因此《秦风·车邻》篇的成文时间自然最可能在春秋时期。清代姚炳《诗识名解》卷四：“白颠（《秦风·车邻》篇）《释畜》训‘馱顛’为‘白颠’，舍人云：‘的，白也；顛，额也。额有白毛，今之戴星马也。’愚按：的顛亦名的卢，卢与颠通，犹顛也。《马政论》云‘顛有白毛谓之的卢’是也。《世说》载刘备乘的卢得出厄，其为良马无疑。若《相马经》云：‘马白额入口至齿者，名的卢。奴乘客死，主乘弃市。’此误也。《晋书》庾亮所乘马有的卢，殷浩以为不祥，劝卖之，殆亦因《相经》而误称者。按《释畜》云：‘白达素，县。’邢昺以为‘其白自额下达鼻茎者名县，俗谓漫颠彻齿’，此当即《相经》所云‘白额入口至齿’者，深源名士必不妄语，其谓不祥者乃漫颠，非的卢也。的卢良马，而以为杀人，何其冤乎？且秦以牧马开基，马政固其世业，其于良弩自熟悉，必不取杀人者而乘之、而夸之，明矣。”但权贵因为资源优势，无论是征战还是田猎，所使用不

<sup>2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99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是良马的可能性本就很小，“白颠”当只是因外观特征较普通良马更为显著才被特别提及。

笔者在《安大简〈邦风·召南·草虫〉解析》已提到过：“用为否定义的‘未’，甲骨文作‘妹’，二者的写法区别明显，西周金文则罕有用为否定义的‘妹’字用例，否定义的‘未’更是不见一例，因此可知这是一个源自殷商文化的词汇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中否定义的‘未’辞例甚多，故这也可证明《诗》、《书》各篇的成文时间基本皆不早于春秋时期。”<sup>3</sup>在《清华简〈芮良夫毖〉解析》也已提到：“用于泛指并且其使用频率在先秦复音实词榜上高居第二位的‘君子’一词，实际上在殷商、西周时期都是未见于任何材料的。众所周知，该词在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中皆已可频繁见到，故笔者认为，这实际上已无可辩驳地证明，泛指的‘君子’一词必是始流行于春秋时期的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中往往被人视为出自西周的内容，也实属多为成文于春秋时期。”<sup>4</sup>因此《车邻》篇由“未见君子”句也可推知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时期。先秦文献中，“未见君子”句例皆见于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，分别为《周南·汝坟》、《召南·草虫》、《秦风·晨风》、《小雅·出车》、《小雅·頍弁》及此《车邻》篇，因此可知“未见君子”句式的使用大致时间范围即在春秋前期、春秋后期之间，《春秋·襄公七年》有“十有二月，公会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于鄆。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。”其

---

<sup>3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20/04/10/943/>，2020年4月10日。

<sup>4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3/02/24/254/>，2013年2月24日。

“未见诸侯”也可为“未见君子”句式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基点，故《车邻》篇的成文时间当即在春秋前期、后期之间。对于《车邻》篇，毛诗指为秦仲时诗，该说从者最众，而元代许谦《诗集传名物钞》卷四：“《车邻》、《驷驎》、《小戎》、《终南》、《无衣》，右襄五诗。《车邻》序以为秦仲，愚窃谓秦仲固尝为附庸之君，以西戎灭大骆之族，宣王命为大夫，盖日与戎战，六年而死，非可乐时也，《诗》语不类，然则《车邻》实襄公诗尔。”则是认为《车邻》为秦襄公时诗，此说明代多有从者，如明代梅鼎祚《皇霸文纪》卷七：“秦襄公以王命征戎，周人赴之，赋《无衣》；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劳之，赋《小戎》；襄公伐戎，初命为秦伯，国人荣之，赋《车邻》；襄公克戎，始取周地，秦人矜之，赋《终南》；襄公始有田囿之事，秦人喜之，赋《驷驎》。”明代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：“《车邻》：秦臣美襄公也。平王初命襄公为秦伯，其臣荣而乐之。（《子贡传》云：‘襄公伐戎，初命为秦伯，国人荣之，赋《车邻》。’按《史记》：‘襄公七年，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，杀幽王骊山下，而襄公将兵救周，战甚力，有功。周避犬戎难，东徙洛邑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，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之周以西之地。’玩此诗，乃秦臣所作。）”此外清代吴懋清《毛诗复古录》卷四：“秦穆公燕饮宾客及群臣，依西山之土音，作歌以侑之。”又另提出《车邻》为秦穆公时诗，清代陈乔枏《齐诗遗说考》言：“《易林·大畜之离》：‘延陵适鲁，观乐太史。车辘白颠，知秦兴起。卒兼其国，一统为主。’《坎之剥》《旅之泰》同。《汉书地理志集注》：‘车辘，美秦仲大有车马，其诗曰：有车辘辘，有马白颠。’乔枏谨案：师古所引《车辘》及《四

截》、《小戎》诸诗皆袭旧注齐诗之说，故字多与毛不同。毛诗《车邻》，《释文》：“邻，本又作隣。”邻盖隣之假借，三家今文皆用隣字。”是齐诗以《车邻》为“秦兴”之诗，秦仲、秦襄公、秦穆公皆可说是“秦兴”之君，所以如果仅以兴秦为标准，三说皆有可能。而如果将前文解析内容分析的“《车邻》篇的成文时间当即在春秋前期、后期之间”代入，则秦穆公之后多为守成之君，秦仲、秦襄公又皆不符合“春秋前期、后期之间”，秦仲属西周后期、末期，秦襄公属西周末期、春秋初期，那么比较合理的判断就当是《车邻》是成文于春秋前期五位秦君中某位时期，即秦武公、秦德公、秦宣公、秦成公、秦穆公五位秦君之一，秦德公、秦成公皆在位时间很短，不大可能被视为兴秦之君，故可以考虑的就只有秦武公、秦宣公、秦穆公三人，《车邻》中的“君子”当即是指三人中的一人。

整理者注〔二〕：“寺人是命：《毛诗》作「寺人之令」。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：「是，犹『之』也。」「令」「命」一字分化。《释文》：「《韩诗》作『伶』，云『使伶』。」<sup>5</sup>甲骨文、西周金文未见“寺人”之称，故由此也可见《车邻》很可能是成文于春秋时期。韩诗“伶”字陈乔枏《韩诗遗说考》已言“令、伶盖古今字”，所以“命”、“令”皆是使义，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维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”郑笺：“命，犹使也。”《玉篇·人部》：“伶，使也。”清代于鬯《香草校书》卷十三：“《秦·车邻》篇‘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’。鬯案：凡欲相见，当未见时必先有人传告，虽降至士亦然，在《礼经》可证，况秦仲固尝为附

---

<sup>5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99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庸之君者乎。郑笺谓欲见国君者，必先令寺人使传告之，时秦仲又始有此臣，是直谓秦仲向时传告之臣并无之，将欲见者径见乎？郑盖因《序》言‘秦仲始大，有车马、礼乐、侍御之好’而为此说，夫秦僻戎俗，礼乐不备容有之，至于车马、侍御何必至是始有？盖言有者，谓有之于宫中也。此诗盖秦宫中之诗，实为秦仲妻作。夫妇之间，向时义法脱略，至是夫人朝于君所见居，必由寺人传告，故曰‘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’，是宫中如有此寺人也。上文云‘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’，谓夫人乘车马而来见也。向时之来，或止徒步，是宫中始有此车马也。下章云‘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’，三章云‘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簧’，谓夫人与君鼓瑟、鼓簧。向时或止有所谓击瓮叩缶而呼呜呜者，是宫中始有此瑟簧也。（此当秦俗向无之，不仅宫中然，诗亦指宫中而言。）所谓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，然则非《序》之误也，郑读《序》为误矣。且曰‘并坐’，苟非其妻，孰有可与君并坐者？又言‘今者不乐，逝者其耄’、‘今者不乐，逝者其亡’，何语之亲切一至于此。亦殆非秦之臣下敢为是言。故《秦风》之首《车邻》，犹《齐风》之首《鸡鸣》，皆宫中诗也。”所说除承《毛传》以《车邻》为秦仲时诗、言“夫人乘车马而来见”不确外，余者所论多是，《车邻》当是秦君夫人所作之诗，“乘车马而来”的则当是寺人。

◎阪又（有）喪（桑）〔三〕，溼（濕）又（有）櫛（楊）〔四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三〕：“阪又喪：《毛诗》作「阪有桑」。「阪」，简文字

形左边「阜」旁稍模糊，下文作「𡵓」字。「丧」，读为「桑」。”<sup>6</sup>虽然《毛传》抄《尔雅》言“阪者曰阪，下湿曰隰。”但实际上“阪”很可能只是“山”的衍生字，这一点对比《诗经》其他诗篇中与“隰”对言的诗句即可见，如《秦风·晨风》：“山有苞栎，隰有六驳。……山有苞棣，隰有树檉。”《邶风·简兮》：“山有榛，隰有苓。”《唐风·山有枢》：“山有枢，隰有榆。……山有栲，隰有杻。……山有漆，隰有栗。”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：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……山有乔松，隰有游龙。”《小雅·四月》：“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桋。”皆是以“山”与“隰”对言，而“阪”、“隰”对言于《诗经》中仅此《车邻》一例。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瞻彼阪田，有苑其特。”与之对应，《周礼·地官·山虞》有“若大田猎，则莱山田之野”，《管子·山国轨》有“山田不被，谷十倍。山田以君寄币，振其不赡，未淫失也。”也可见相应于“阪田”有“山田”一词。桑、杨并举，又见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：“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杨。”故《南山有台》的成文时间可能与《车邻》相近。网友斯行之指出：“‘丧’字均应直接释‘桑’（字表215页）。”<sup>7</sup>所说是，故整理者注“「丧」，读为「桑」”实不确。

整理者注〔四〕：“溼又𡵓：《毛诗》作「隰有杨」。「溼」，见于《郭店·太一》简三、简四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「溼，幽湿也。从水，一，所以覆也，覆而有土，故溼也。𡵓省声。」《集韵·缉韵》：「隰，《说文》：『坂下溼也。』或作濕。」王筠《说文句读》：「今以濕为溼。」下溼之地

<sup>6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7</sup> 简帛论坛：

<http://www.bsm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409&pid=28070>，2019年9月24日。

亦可曰溼。毛传：「下溼曰隰。」上古音「溼」属书纽緝部，「隰」属邪纽緝部，二字音近可通。「𣎵」，从「木」，「𣎵」声，为「杨」之繁体。”

<sup>8</sup> “溼”是本字，“隰”、“濕”皆是衍生字，故若括注通假字的本字，则“溼”字当不出括注，如果是括注对应于先秦传世文献的常用字，则“溼”字后当括注“隰”。整理者在“溼”后括注“濕”，不知何故。

“𣎵”字甲骨文、西周金文未见，出土材料则见于清华简《保训》、《系年》，春秋晚期《王孙诰钟》，战国早期《楚王畚章铸》、《周𣎵戈》。《王孙诰钟》、《楚王畚章铸》、《周𣎵戈》皆为明确无疑的楚器，《系年》“𣎵”则见于第二章“楚文王以启于汉𣎵”句和第二十三章楚事，这一方面证明笔者《清华简〈系年〉1~4章解析》所说“清华简《系年》此章仅记至‘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，杀子眉寿，车轘高之渠弥，改立厉公，郑以始正’，说明本章原记录者很可能并不知道齐襄公立郑厉公之后的史事，这也说明下句‘楚文王以启汉阳’当是后人补入”<sup>9</sup>的这个判断，另一方面也说明“𣎵”字写法有典型的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楚文字特征。

既見君子，竝（並）坐（坐）𣎵（鼓）簧〔五〕。

整理者注〔五〕：“并坐𣎵簧：《毛诗》作「并坐鼓簧」。「坐」，与《包山》简二三七、《上博七·凡甲》简一四「坐」同，读为「坐」。或释作「倅」，「危」「坐」同源（参程燕《「坐」「跪」同源考》，《古文

<sup>8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9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2/01/06/201>，2012年1月6日。



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辑，第六四一页，中华书局二〇一二年）。《说文·人部》：「坐，安也。从人，坐声。」「𠬞」，「鼓」之异体，参前《关雎》注。”<sup>10</sup>王筠《说文解字句读》：“坐，即坐之累增字，则卧切。”毛诗即是作“坐”，三家诗也不闻有异，不解何以整理者还要言“或释作「佹」”。关于“并坐鼓簧”句，陈乔枏《齐诗遗说考》已引《易林·咸之震》：“君子季姬，并坐鼓簧。”同样的句子又见《易林·兑之夬》，另《易林·既济之睽》有“四目相望，精近同光，并坐鼓簧。”故不难判断齐诗说是以“并坐鼓簧”者为君子与季姬，前文解析内容已言，“君子”当即是秦武公、秦宣公、秦穆公三人中的一人，而据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晋献公娶于贾，无子。烝于齐姜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（穆公）四年，迎妇于晋，晋太子申生姊也。”是秦穆夫人为晋献公女儿、太子申生的姐姐，虽符合姬姓这个条件，但恐怕不会称季姬。另据《秦公及王姬钟》：“公及王姬曰：余小子，余夙夕虔敬朕祀，以受多福，克明又心。”（集成 00262）祝中熹先生《秦史求知录》言：“此‘公’也即作器者究为何人？有出子、武公二说。林剑鸣先生认为即出子，‘王姬’乃其母。据《秦本纪》言，出子五岁即位，十岁被杀，其母可能临朝理政，故铭文将之与王姬连举。另外一些学者如李学勤、马非百、李零等诸位先生，则持武公说。当以武公为是。因为，宪公之后即位者虽为出子，但铭文却不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口气。而且，如王姬乃其母，则不当直称之为‘王姬’。据《史记》，出子之立，实为大庶长弗忌、威垒、三父等大臣秉权逆施

---

<sup>10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 100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 年 8 月。

的结果，后来出子又被这几个权臣所杀。出子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，其在位不过是个傀儡，不存在母后临朝理政的可能。再联系铭文中器主所炫耀的功业考虑，与武公的时代背景相配比较合理。此外，出子之母乃鲁姬子而非王姬，这一点《秦本纪》交代甚明：‘武公弟德公，同母鲁姬子生出子。’这里确如林剑鸣先生所说，有个如何断句的问题，但即使换一种标断法，也只能是：‘武公弟德公，同母。鲁姬子生出子。’按前一种标断，可理解作德公与出子均为庶出，乃鲁姬子所生；按后一种标断，可理解作武公与德公同母，而出子庶出，乃鲁姬子所生。不管哪种标断正确，出子乃鲁姬子所生，则是无疑的。如作器之秦公是武公，则王姬有可能是其夫人，因系王室下嫁诸侯之女，地位比较显赫，故为铭时特笔言及。作器者夫妇并列出现于铭中，是有例可寻的，如《趯叔鼎铭》：‘唯王正月初吉乙丑趯叔、信姬乍宝鼎，其用享于文祖考。欲趯叔罪信姬其易寿考多宗，永令趯叔、信姬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。趯叔与信姬分明是一种夫妇关系。再者，‘余小子’乃周代王公自谦语，金文习见。此铭中‘余小子’乃秦公与王姬并列发语的口气，只有秦公与王姬系同辈人方合理。故此作器之公与王姬不可能是母子关系。”<sup>11</sup>是《秦公及王姬钟》很可能即秦武公与其夫人王姬之器，秦武公即位时仅十二岁左右，则其成年后所娶很可能为周室少女，故《易林》所说“君子季姬”非常可能就是秦武公与王姬。秦武公事迹，史载不多，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宁公卒，大庶长弗忌、威垒、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。出子六年，三父等复共令人

---

<sup>11</sup> 《秦史求知录》第 447、448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 年 11 月。

贼杀出子。出子生五岁立，立六年卒。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。武公元年，伐彭戏氏，至于华山下。居平阳封宫。三年，诛三父等而夷三族，以其杀出子也。……十年，伐邽、冀戎，初县之。十一年，初县杜、郑。灭小虢。……二十年，武公卒，葬雍平阳。初以人从死，从死者六十六人。有子一人，名曰白，白不立，封平阳。立其弟德公。”

设秦武公十二岁即位，则三年后十五岁正式掌权，“诛三父等而夷三族”可见其行事的果断，“十年，伐邽、冀戎，初县之。十一年，初县杜、郑。灭小虢。”又可见其谥号为“武”所彰显的武功卓著，因此秦武公被视为兴秦之君也是完全适宜的。由此来看，齐诗说所承很可能是来源自先秦诗说，以《车邻》为兴秦之君与夫人之诗。对应于《秦公及王姬钟》，则此兴秦之君很可能就是秦武公，《车邻》非常可能即是秦武公夫人王姬所作。因秦武公武功卓著，王姬又身份尊贵，故《秦风》置《车邻》为首篇。若此推测不误，则《秦风》当即成文于春秋前期初段。清代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卷八：“‘左执簧’《君子阳阳·王风》传曰：‘簧，笙也。’正义曰：‘簧者，笙管之中金薄鑠也。笙必有簧，故以簧表笙，传以笙、簧一器，故云‘簧，笙也。’樾谨按：笙不能无簧，而簧不必定施于笙。簧盖自成一器。《释名·释乐器》曰：

‘簧，横也。于管头横施于中也。’此谓竽笙中之簧也，又曰：‘以竹铁作，于口横鼓之，亦是也。’此自成一器者也。《鹿鸣》篇‘鼓瑟吹笙’、‘吹笙鼓簧’，瑟与笙为二物，则笙与簧亦二物。传以簧为笙，非也。《文选·长笛赋》注曰：‘大笙谓之簧。’益非古义矣。”“簧”于清代又称“口琴”，现代称“口弦”，其形制不一，《易林·坤之夬》：“一

簧两舌，妄言谋诀。”《易林·师之干》：“一簧两舌，佞言谓语。”《易林·巽之讼》：“一簧两舌，佞言谄语。”《潜夫论·浮侈》：“或坐作竹簧，削锐其头，有伤害之象，傅以蜡蜜，有甘舌之类，皆非吉祥善应。”

晋代葛洪《神仙传》卷八：“王遥者，字伯辽，鄱阳人也……遥有竹篋，长数寸，有一弟子姓钱，随遥数十年，未尝见遥开之。尝一夜大雨晦暝，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篋，将钱出，冒雨而行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，又常有两炬火导前。约行三十里许，登小山，入石室，室中先有二人。遥既至，取弟子所担篋发之，中有五舌竹簧三枚。遥自鼓一枚，以二枚与室中二人，并坐鼓之。良久，遥辞去，收三簧，皆纳篋中，使钱担之。”南北朝庾信《庾子山集·道士步虚词》：“夏簧三舌响，春钟九乳鸣。”宋代陈旸《乐书·乐图论·胡部·八音》：“雅簧：《三礼图》有雅簧，上下各六，声韵谐律，亦一时之制也。《潜夫论》曰：‘簧，削锐其头，有伤害之象，塞蜡蜜，有口舌之类，皆非吉祥善应也。’然则‘巧言如簧’而诗人所以伤谗良，有以也。唐乐图以线为首尾，直一线，一手贯其纽，一手鼓其线，横于口中，嘘吸成音，直野人之所乐耳。”又《乐书·乐图论·俗部·八音》：“铁簧：民间有铁叶簧，削锐其首，塞以蜡蜜，横之于口，呼吹成音，岂簧之变体欤？”

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六十一：“口琴：《律吕正义后编》曰：‘口琴，以铁为之，一柄两股，中设一簧，柄长三分二厘四豪，为太簇二十分之一，股长二寸八分八厘，为姑洗半度，股本相距三分六厘四豪，为黄钟二十分之一，股末相距七厘二豪，为黄钟百分之一，簧长与股等，簧末上曲七分二厘九豪，为黄钟十分之一，簧端点以蜡珠衔股，鼓簧

成音。陈旸《乐书》曰：‘《鹿鸣》吹笙鼓簧，乃笙中之簧；《君子阳阳》左执簧，非笙中之簧。今民间有铁叶簧，削锐其首，塞以蜡蜜，横之于口，呼吸成音，乃簧之变体。’然则所谓铁簧，即今之口琴也。”

清代钱陈群《香树斋诗文集诗续集》卷五：“口琴：制如铁钳，贯铁丝其中，衔齿牙间，以指拨丝成声，宛转顿挫，有箏琶韵。”清代袁枚《新齐谐》卷二十三：“口琴：崖州人能含细竹，装弦其上，以手拉之，上下如弹胡琴状，其声幽咽，号曰口琴。”皆可略见其形制。

含（今）者不【卅二】樂〔六〕，𣎵（逝）者元（其）忘〔七〕。

整理者注〔六〕：“含者不乐：《毛诗》作「今者不乐」。简文「含」，为「今」之繁文。”<sup>12</sup>虚词“者”不见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，也不见于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的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，这说明虚词“者”与单用虚词“乎”的出现时间大致相近而略早，《尚书》、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的用语保守性导致其与中下层用语脱节，所以在《风》、《雅》中已使用的“者”才在《尚书》、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一无所见，《鲁颂》也仅《駉》篇使用了虚词“者”，《大雅》中仅《卷阿》一见虚词“者”的使用，与此相对，《小雅》中使用了虚词“者”的篇章涉及到十四篇，十五国《风》中九国《风》诗使用了虚词“者”，仅《周南》《卫风》《郑风》《陈风》《桼风》《曹风》未见用例，笔者曾在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》<sup>13</sup>分析虚词“者”约出现于春秋后期，而若具体考虑

<sup>12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13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1/01/01/247/>，2011年1月1日。

到各文献用词保守性程度的差异，则虚词“者”的出现时间当调整至春秋前期。以此缘故《秦风·车邻》篇的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前期，对应前文解析内容所言“《秦风》当即成文于春秋前期初段”。

整理者注〔七〕：“逝者亓忘：《毛诗》作「逝者其亡」。「逝」，从「辵」，「歆」声，即「逝」。从「歆」声之字，见《郭店·老甲》简二二「大曰逝 = 曰逝」，今本《老子》作「大曰逝，逝曰远」。<sup>14</sup>甲骨文、西周金文未见“逝”字，《方言》卷一：“逝，秦晋语也。徂，齐语也。适，宋鲁语也。往，凡语也。”是以“逝”为方音字，回溯至春秋时期，《诗经》的《颂》部分未见“逝”字用例，《秦风》、《魏风》、《唐风》皆有用例符合“秦晋语”说，但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邶风》、《陈风》也有用例则和“秦晋语”不相吻合。《尚书》中“逝”字见于《大诰》，笔者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（一）》<sup>15</sup>曾分析《大诰》约成文于春秋初期前段，故“逝”字很可能即出现在这个时段。由用词地域来看，该词很可能是诸夏旧音的遗存，所以使用范围才以洛邑为中心，旁及晋、秦、陈、卫。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有“今我不乐”句类似于《车邻》的“今者不乐”，虽然二者句义不同，但形式上的相近是明显的，清华简《耆夜》则有对《蟋蟀》的改写内容，笔者在《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》中已提到：“《耆夜》记载的周公所作《蟋蟀》一诗的内容，明显可见是对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的一种模仿和改写，故不难知道《耆夜》一篇必作于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之

<sup>14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15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6/07/03/345/>，2016年7月3日。

后。”<sup>16</sup>在《清华简〈耆夜〉解析》中也已提到：“综合分析的话，清华简《耆夜》篇当属于春秋后期早中段左右成文的作品。”<sup>17</sup>既然《耆夜》晚于《唐风·蟋蟀》，则因此不难知道，《唐风·蟋蟀》当成文于春秋前期至春秋后期早段左右，这也就印证了有类似句式的《秦风·车邻》的成文时间，就如笔者前文解析内容所言，“《车邻》非常可能即是秦武公夫人王姬所作。因秦武公武功卓著，王姬又身份尊贵，故《秦风》置《车邻》为首篇。若此推测不误，则《秦风》当即成文于春秋前期初段。”

### ◎ 塋（坂）又（有）𡗗（漆）〔八〕，溼（濕）又（有）栗〔九〕。

整理者注〔八〕：“塋又𡗗：《毛诗》作「阪有漆」。塋，从「土」，「反」声，见于曾侯乙钟，「阪」之异体。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·阜部》：「阪，或作坂。」《上博三·周》简五〇「塋渐于塋」，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作「鸿渐于坂」。「𡗗」，从「卩」，「漆」（「漆」之初文）声。「𡗗」字又见于《信阳》简二〇二、《包山》简二五三等。「𡗗」「漆」谐声可通。”<sup>18</sup>前文已引《诗经·唐风·山有枢》：“山有漆，隰有栗。”其以“漆”、“栗”并举与《车邻》此处同，仅有的差别只是“山”、“阪”之别的，《山有枢》后文“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”也颇可与“并坐鼓瑟。今者不乐，逝者其实”对观，所以《山有枢》的成文时间也当是与《车邻》相近的。

<sup>16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0/07/01/185/>，2010年7月1日。

<sup>17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1/10/01/197/>，2011年10月1日。

<sup>18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整理者注〔九〕：“溼又栗：《毛诗》作「隰有栗」。”<sup>19</sup>秦地富产栗，典籍多载，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燕、秦千树栗……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”《初学记》卷二十八引《诗义疏》曰：“栗五方皆有，周秦吴扬特饶。”

既見君子，竝（並）坐（坐）鞀（鼓）瑟〔一〇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一〇〕：“并坐鞀瑟：《毛诗》作「并坐鼓瑟」。「瑟」，见于《上博一·孔》简一四。”<sup>20</sup>前引于鬯《香草校书》已言“苟非其妻，孰有可与君并坐者？”所设问虽然略嫌极端，君臣并坐也不是全无可能，但并坐且一起弹奏簧、瑟作乐，则确实是更适合夫妻或情侣、朋友这样的生活情境，晋代王嘉《拾遗记》卷一：“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，皇娥倚瑟而清歌曰：‘天清地旷浩茫茫，万象回薄化无方。涵天荡荡望沧沧，乘桴轻漾着日傍。当其何所至穷桑，心知和乐悦未央。’白帝子答歌：‘四维八埏眇难极，驱光逐影穷水域。璇宫夜静当轩织。桐峰文梓千寻直，伐梓作器成琴瑟。清歌流畅乐难极，沧湄海浦来栖息。’”所记白帝之子与皇娥并坐抚瑟事，正可与《车邻》此处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”对观。琴、瑟这样的丝弦乐器，甲骨文、西周金文未见，春秋之前也未见考古出土，其流行当是始于春秋时期，此点可参看笔者《清华简〈周公之琴舞〉解析》<sup>21</sup>的相关论述，故由此也可推知《车邻》篇当是春秋诗篇。

<sup>19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20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21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4/01/04/256>，2014年1月4日。



今者不樂，**逝**（逝）者**亓**（其）**實**（實）〔一一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一一〕：“**逝**者亓实：《毛诗》作「逝者其臺」。「实」，即「实」字。上古音「实」属船纽质部，「臺」属定纽质部，二字音近可通。《郭店·六德》简二七：「紕（疏）斩布实丈，为父也。」裘锡圭：「『布实丈』当读为『布经，杖』。『实』『经』，古音相近。」（参《郭店楚墓竹简》第一八九页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）<sup>22</sup>对于“今者不乐，逝者其臺”句，郑笺：“今者不于此君之朝自乐，谓仕焉。而去仕他国，其徒自使老，言将后宠禄也。”孔疏：“逝训为往，故知逝者谓去仕他国。今得明君之朝，不仕而去，是其徒自使老。言将后宠禄，谓年岁晚莫，不堪仕进，在宠禄之后也。”将“今者”、“逝者”对应于“仕”与“去仕”，明显不辞，宋代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卷十二：“范氏曰：‘今者不乐，恐失时也。’李氏曰：‘逝者与日月逝矣之逝同，皆言其岁月之往。’”所说本是，但宋代范处义《诗补传》卷十一：“及今不能为乐，过此以往则老且死矣。盖喜之之甚，欲其君及时自虞乐也。”解“逝者”为“过此以往”，清代俞樾《群经平议》继承此说言：“逝者对今者言，今者谓此日，逝者谓他日也。逝，往也。犹言过此以往也。笺以为去仕他国，毛传殊无此义。”现代解诗多从此说，实误。“逝”固然可训为“往”，但先秦的“往者”在时间范畴上基本皆是指已经经历的，也即过去，而不是尚未经历的，并没有未来义，先秦表未来义是称“来者”而非“往者”、“逝者”，《墨子·鲁

<sup>22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0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问》：“往者可知，来者不可知。”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“往者余弗及兮，来者吾不闻。”《吕氏春秋·听言》：“周书曰：往者不可及，来者不可待。”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：“来者不豫，往者不慎也。”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往者不悔，来者不豫。”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皆可证，所以《车邻》的“逝者”不会是“过此以往”义，而只是指流逝的时间本身。安大简“逝者其忘”的“忘”当如毛诗读为“亡”，如郑笺训为“丧弃”。“逝者其实”的“实”与《毛诗》“逝者其耄”的“耄”皆当训为废弃，耄、戔、替并通，《说文解字·并部》：“替，废，一偏下也。从并白声。替，或从曰。替，或从𠂔从曰。”徐铉注：“今俗作替，非是。”《集韵·屑韵》：“戔，替也。……耄耄、戔，《说文》：‘年八十曰耄’，或不省，亦作戔。”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左手攫之则右手废，右手攫之则左手废。”《释文》：“废，李云：弃也。”实、寔相通，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：“实墉实壑，实亩实藉。”郑笺：“实当作寔，赵、魏之东，实、寔同声。”《周易·坎卦》：“上六：系用徽纆，寘于丛棘，三岁不得，凶。”《释文》：“寘，之豉反，置也，注同。刘作示，言众议于九棘之下也。《子夏传》作湜，姚作寔。寔，置也。张作置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：“今以小忿弃之，是以小怨置大德也。”韦昭注：“置，废也。”《广韵·寘韵》：“寘，废也。”以此故，“逝者其忘”、“逝者其实”皆犹言废弃时光。